



煤

席包尔—里尔斯基著

煤

〔波蘭〕席包尔—里尔斯基著

廖 輔 叔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SCIBÖR-RYLSKI

WEGIEL

根据 RUDOLF PABEL 德文譯本 KOHLE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1952) 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根條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706 字數 269,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1 $\frac{3}{16}$ 插頁 3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2001—11500 册

定價(8) 1.20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章	从查勃尔泽来的人.....	1
第二章	風在吹.....	37
第三章	人們.....	85
第四章	拳头.....	115
第五章	我們和他們.....	164
第六章	集体.....	217
第七章	青年联盟的人.....	278
第八章	十月.....	318
譯后記		354

第一章 从查勃尔泽来的人

1

炸藥爆破的气味还在弥漫着。工程师普罗斯提望着那在黝黑的裂口前面上下流动的光着背脊的行列，用他那婆娘式的尖細的声音問那个工長：

“伤人腦筋的家伙是哪几个？”

“我們就要到那边去，矿長先生，他們在煤壁的另一头工作着。”

“您可用不着这样跑，特拉赫登堡！我們总还可以按时赶到的！”

他們沿着沾滿汗水的背脊的行列走。那些人們挤在煤壁前面，把那爆开的煤塊剗起来倒到溜槽上面去，那些溜槽湊成了一张鬧床，一进一退地不歇地跳劲。倒上去的煤就不平衡地冲激着向那黑暗的上山坑道溜过去。

煤壁很長。在他們兩人走近柯可特和魯特卡之前，他們必須跳过撑柱的木堆并避开那些收拾落在溜槽后面的木塊和煤塊的工人。

柯可特已經从远处發覺了他們，他放下手上的鉄鍬。

“阿尔伯特！”

“什么事？”

“挖下去！”

“为什么？”

“工程师普罗斯提向我们爬过来了。”

“我已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鲁特卡掉过头来说，同时用力对付着一块大皮箱一样大小的煤。

柯可特等候着，像平时一样弯着腰，叉开两条腿，好比一只眼睛突出的大蜘蛛。他有长胳膊，他的冒汗的秃顶在那推后的鸭舌帽底下直闪亮。

“这就是那些小伙子，矿长先生，”工长特拉赫登堡靠边站住，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指指着柯可特和鲁特卡。他向那两个矿工吆喝：“放下工作，矿长先生来了。你没有听见吗，鲁特卡？”

“原来您就是柯可特，”工程师普罗斯提问，同时他还得把头抬高一点，虽然这个挖煤工人并不高。这位工程师的身材是特别矮小的。站在工长身边他显得不比一个男孩子高多少，虽然他在矿坑下面还穿上了双层底的长靴。

“是的。”

“那就说吧，可是要说到正题。”

“我们已经向那位业务主任先生提出过要求。这里简直不能工作，矿长先生。”

“说到正题上来！”普罗斯提大声地提醒他。

“我们向工长先生和业务主任先生请求过两次。业务主任先生说，那是您的事情，矿长先生。”

“呐，呐！”

“这里的矿工是太多了。”

“哪里？”

“这一片煤壁。”

工程师噓了一声。“噤嘴，柯可特，您告訴我的是一什么事？”

柯可特緊張地望着普羅斯提解釋道：“這裡有三十六個人。這是太多了。工作簡直做不開。”

“他說得對，工作簡直不能進展，”工長証明着。他沉思地摸着他那零散地長在面頰和下巴的皺紋中間的灰色毫毛。

“胡說。從前你們是三十個人，也一樣做不開。”

“從前也做不開，不錯，”工長打起官腔接口說。他認為隨時隨地為事實作証，是一個正派人的義務。

柯可特搖他的禿頭。

“不行，不行，現在是人太多了，從前也一樣是人太多。我們的黨小組通過了決議，請求礦長先生改變這種情況。就人數來說，地方是太窄了，礦長先生。您看看吧，他們的胳膊總是碰我，我碰你的，他們沒有辦法把頂板鋪起來，煤塊總是落到他們身上。”

“你們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的？”普羅斯提冷淡地插進這麼一句。

“可是礦長先生……”

“這樣一來我們掙到的錢就連買麵包上的鹽也不夠！真是氣死人！”魯特卡忽然大聲地嚷起來。他推開他的同志，站到前面來，攙着他的拳頭。“那簡直是糟蹋人，可算不上是什麼勞動！”他軟帽底下垂下來的黑頭髮遮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就像一支點着的煙捲一樣閃着火光，射到礦長那張并非不算漂亮的臉孔上面去。

“先不管賺錢不賺錢，礦長先生。可是定額呢，計劃呢？”柯可特把禿頭扭到一邊去，聲明說：“我們的煤壁應該每天挖出五百四十車，但就沒有一天挖到過這個數目。不是這樣嗎？不是嗎？”

工長又來作証明，可是那位工程師顯然是已經打定主意要走了。

柯可特逼緊着說：“全部工作都吃了這個虧。大家都只能挖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只有達勃羅夫斯基的、我的和勃拉契克的小組比較好些……實際上我們可以挖得比定額所要求的還要多！只要——這樣子怎樣可以工作下去！三十六個人爬來爬去，一個人壓着另外一個人，你壓我，我擠你！豈有此理！調走十個人吧！這樣子怎麼做得成積極分子？你能够開足馬力來工作嗎？”

“糟蹋人！”魯特卡叫了一聲，一拳向支柱打過去。

“我叫你們維持秩序！”工程師尖聲叫着。

“什麼？”

工長用手指擤一擤鼻子，嚴肅地說明：“這就是說，你應該停止叫嚷。”

現在是工程師開口：“柯可特！我告訴您：一切都很合適。這樣很對，而且必須這樣維持下去！如果定額不可能達到，那是因為你們不願意工作。我們走吧。”

工長做出遠視的姿勢，把銀表從表鍊拉到胳膊一樣的长度看一看時間，接着他們兩個便在坑道的轉角後面消失了。

2

當工程師和工長的礦坑燈在黑暗中消失掉，他們的聲音也被溜槽的碰擊掩蓋了的時候，柯可特發出了由衷的歎息：“你們看吧，看吧，那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啊。”

“畜生！蠢才！無賴！”

“假如他們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礦坑哪里談得上進展！他們對礦工就沒有絲一毫的信任！”

“碰到这样的矿坑真是活見鬼!”

“不要这样說!”

“豈有此理，維克多，你知道，我不是为錢打算。”

“那你又罵什么?”

“活見鬼! 难道我們这边不可能跟别的矿坑一样嗎? 那边的工程师是我們的人，他們一道工作，他們把工作当作一回事，我們这边怎么样?”

阿尔伯特·魯特卡忍住气，一把抓住那柄鉄鍬，似乎他并不是想去挖煤，而是要戳穿工程师普罗斯提的肚皮。他的面孔气得就好比一个憤怒的小孩，虽然他已經是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了。

維克多叉开腿站在那里，他的圓眼睛望着那盞放在他脚跟前坑地上的矿坑灯。“謝尔賢可以表示同意，可是那一个不行。業務主任一定只曉得服从上級。要是这样，那該是多美啊，二十四個矿工，兩個一排，誰也不妨碍誰……五百四十車!——我們自己就要挖得更多，不是嗎，阿尔伯特?”

“天哪，那真是不錯!”

他沿着煤壁望过去。三十六个人用鶴嘴鎬和鉄鍬在裂口上拚命挖，把煤扔到脚前面，把煤塊从煤壁上拉下来攔在肩膀上，越挖越气，咒罵声攪成一团。

“滾开!”——“走上前面去!”——“滾出去，見你的鬼!”

那些人在煤壁面前展开廣闊的陣綫走过，把那剛打开来的煤扔到溜槽上面去，溜槽接上一条長長的滑床，通过整个現場把煤送到上山坑道。从那里它又嘩啦啦地倒在第二道溜槽上面，边跳边响地轉到石門的輸送帶那兒去。

紧挨着身边的那个挖煤工人菲列克·达勃罗夫斯基，正在小心地把一塊大煤塊搬到溜槽上面去，用眼睛在仔細地估量，

看他会不会碰到支柱，一面慢慢地轉身向着維克多：“你可以滿意了，柯可特，魯特卡並沒有叫那位小老爺吃他一嘴巴。”

“那我只覺得可惜，”柯可特憤恨地說。

“昨天他也給了一個人一嘴巴，弄到他們非把他从酒店里抬出去不行，”他繼續說，並沒有放下他的工作。

“是不是你又打了架？”

魯特卡自言自語地吼出了一些別人听不懂的話。黑色的頭髮遮住了他那轉向他的同事的半边面孔。

“他們总有一天会把尔从矿坑里轟出去！”

魯特卡吐了一口唾沫。似乎他忽然間對一切都感覺厭倦，他把鐵鍬放在坑道側壁上，跳過溜槽，就在挖空的中間坐下。他是常常這樣子的。在他身上會意外地有一把怒火燒起來，過了一會又會突然熄滅。

菲列克還在把那砸在煤壁上的煤條扳下來。他爬到煤堆上面去，用那短鶴嘴鎬去鈎煤。接着一拉，黑塊塊就轟隆轟隆地落到他腳跟前。他的動作是慢的，可是又準確，又集中。菲列克很少跟柯可特講話。

“不要生氣。干你什么事！”

“矿坑……”

“算得什么呀，還有更大的忧虑呢。”

“我願意一切都變得更好……可是那些魔鬼……”

“啐他們一口，好傢伙，你倒也過着很好的生活呢。”

“不要胡說八道！”

“要是你也像我一樣要跟這樣的爸爸住在一起——真是倒霉，比整個矿坑還要倒霉。”

“對爸爸是應該尊敬的，”杜都力克从另一邊喘呼呼地插嘴說。雖然是在半明半暗的地方，他的脖子却像一支紅蘿蔔一樣

从短襖里發出了光亮。

“不，这样的爸爸用不着去尊敬他。”

“那就一把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摔出去，”魯特卡狠狠地向他建議。菲列克住了口。他們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头子阿洛伊斯·达勃罗夫斯基是騙子、二流子又是酒鬼，比菲列克要結实得多。因此也才引起那个挖煤工人的忧虑。当他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爸爸常常是在那唯一的房間里面和一个婆娘睡着打鼾。他却必須不哼声！

菲列克又用鶴嘴鎬小心地去扳煤条，一直把它拉到平滑的裂口。他那明亮的、充滿了怨恨的眼睛慢慢地朝他的同事溜过去。只有魔鬼知道，他究竟是看到了什么人还是惦记着什么人。忽然間他向“爸爸”杜都力克建議：“不要这样，把它打开兩半。这样通不过那些支柱。”

“你才真是！”

“那就随你高兴吧。唉，只要他們肯把矿区的一所住宅給我……一个小房間……！”

“替普罗斯提舔舔肚臍去吧，也許他給你一間！”阿尔伯特·魯特卡狠狠地說。

“为什么你这样痛恨那个矿長？什么緣故？难道他还会傾听这样一些骯髒家伙的意見？也許你願意傳授点什么給他，你唸过什么样的学校？怎么样？”

杜都力克一个字一个字地射出来，就好比大砲的砲彈。他那張圓面孔像蒙上一層硬脂一样在發亮。每說一个字他都要輕輕地聳一聳他的公牛似的肩膀，似乎他是在和說話的人开玩笑。

“学校嗎，爸爸，那倒并不就是一切，您不知道嗎？”柯可特提醒他。

“特別是今天的……那簡直是騙人，只是騙人的。誰在那里教課？完全像你一樣的混蛋……从前，是的，从前，那才是学校呀！我知道，我曾經听人说过。誰能够在那里挑得出毛病啊？德·維龙伯爵、亨克尔·封·頓納斯瑪克伯爵、莫拉夫斯基伯爵……”

“爸爸，鏟煤吧，時間要飛掉的。”

“嘿！”杜都力克不高兴听別人劝告。他委屈地擤一擤鼻子，从他拱起的小肚皮的深处發出一声長歎，他又鏟下去了。同时他还記起：“这样的一位普什琴斯基侯爵……像紙一样枯瘦，眼眶上嵌上一片玻璃，或者是那位封駐拉提博尔的公爵。我有一次曾經帮我的兄弟把向他繳納的大麦送到拉提博尔去。那才是一位老爷——手套拿在左手上，头抬得高高的，眼睛从不望面前的东西。哦，今天再沒有这样非凡的人物了。”

菲列克呢，他这一段时间做着夢却說出来了：“即使是一間小閣樓，也总算是自己的。唉，只要离开爸爸就行！可是矿区就是不給。矿長呢，他們是会給他的，可是像我这样的呢——不給！去年我曾經提过一个那么小小的，叫做什么……建議，从煤壁上面去提取矽合金屑^①，結果怎么样？他們不是就連一个茲罗提也沒有給我嗎？”

3

最后半个鐘头他們差不多都只在做紀錄。煤是連最后一顆粒都鏟到溜槽上去了，犯不着再动手去重新爆破。它要留在那里等候第二班了。何况还有一点，誰也不会給誰送人情！只有柯

① 矽合金屑是一种硬金屬，可制鑽孔机的鑽头。

可特的、勃拉契克的、菲列克的小組一直挖到最後一分鐘。他們善于計算時間和工作，他們挖够了全班的煤。維克多一面收拾那些工具，一面向一個瘦小的、彎腰的人拉話，那個人正在穿他的短襖：“皮爾卡，倒霉的傻瓜，你又有什麼煩惱了嗎？”

“難道我的憂愁還少嗎？每天都有一種新的。”

“這樣嗎？”

皮爾卡的面孔直抽搐，連眼睛、鼻子和嘴角都走了樣了。他兩邊太陽穴都長了白頭髮，雖然他還是年紀輕輕的。他的嘴唇倔強地彎曲着。當他們邁開鵝步從上山坑道向石門走過去的時候，他悲慘地說着：“維克多，你本來知道，真是，我是不訴苦的。你本來知道，我是不訴苦的，最多是當我已經碰到了嚴重的煩惱的時候。這樣的煩惱我就恰好碰到！老婆現在快要臨盆了，你知道，這是第六個孩子。老婆再捱不了多少時候……維克多，你知道……”

“給我，我替你拿那把鐵鍬。”

“唉！醫生說，她必須注意，因為她很可能出事。她只有到醫院去生產才對。”

“那你為什麼還要歎氣……你就要多增加一條毛蟲了。”

“唉……”皮爾卡沒有把握地搖搖手，似乎他是想說：“真是見鬼。”可是就是他的動作也並不靈活，不完整，半中間就打斷了，遲疑地，像皮爾卡所做的一切一樣。他細聲說：“那末你借給我兩百茲羅提，維克多，可以嗎？”

他用那只空閒的手拍一拍皮爾卡那汗濕透了的、顫抖的肩膀。他們正在走進那一般稱為“毛蟲”的石門，最後那批煤正在轉運帶上從斜巷通過石門卸出去。在他們面前和他們頭上都有像火炬一樣發出黃光的燈。

“唉，根本一切事情就都是這樣！”皮爾卡罵道。“誰能夠靠

每天这几个錢活下去？哈尼斯把鞋子踢破了，这双鞋子就花了我三千。——这里却又是这样的計班工資……”

維克多拐着他那弯曲的、叉开的短腿沿着煤壁走过轉運員的身旁。他的样子有点滑稽。可是并没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皮尔卡又开始說他的忧虑。

“我听到了，你和矿長是怎样說話的，和那个工程师普罗斯提，維克多。你們說得声音那么大，連我这边都可以听见。假如他們听你的話，假如他們从这边煤壁調走一些矿工，是不是我們就真的可以多掙一些錢呢？”

柯可特瞪着他那眼光粗野而且不自 然地張大的眼睛望着他：“那你又怎样想？”

“我知道什么？”

“那就听着吧。定額是每人十五車。可是地方是那么窄，假如你一班挖得到十四車，就已經算多了。你根本达不到这个定額，那你得到的工資就要少些。要是你能够挖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你說你將要得到多少錢？”

“不知道。”

“你就要一班得到一千茲罗提以上！毫無疑問，这是够出奇的吧！現在我們从煤壁开采到五百四十車，可是我們可以保証六百車。矿坑这样完不成計劃；每班要差到一百車。也許我們补它一下好不好？”

可是皮尔卡再也不听柯可特所夢想的計劃了。他机械地向前进，一面翻来复去地羞怯地自言自語：“一千茲罗提！”

那黑压压一小堆一小堆工人从基本巷道的所有橫巷匯集在一起。在那已經等在那里的“巴尔干号特別快車”的周圍紧紧挤着灯、鶴嘴鑿、肩膀和脚。整塊第三煤田的人們都集中到这里来。在那火車头的旁边可以听到工長特拉赫登堡的声音。

他們尽可能地塞进了那輛小型客車，三人一排或四人一排，这就看他們的造化。

“上来吧，”叶德拉什科叫着，当柯可特和皮尔卡在他身边站住的时候。皮尔卡弯下身子，把头探进車廂里面去。一不小心他給一灘污水滑倒了，差一点沒有把头撞到座位上。叶德拉什科站得最近，可是無动于衷地看着。他已經是这样的一个人：碰到大事情是捉摸不定，碰到小事情則是粗魯而且冷淡。

車里面有一个，用尖脆的歌声迎接他們：

你想求婚就買一件新衣，

然后吻我的七絃琴。

“你又想出了什么花头了嗎，你这位出众的人物，”維克多笑着說。兩個一起地坐在对面的長凳上面，灯放在双脚中間，斜向前面，免得它射到伙伴的眼睛，咖啡瓶放在口袋里，面孔紧靠着面孔，从下面發出奇怪的灯光，照着維克多·柯可特的圓头，愁悶的皮尔卡的灰白头髮的太陽穴，叶德拉什科的坚硬的、銳利的面孔和捷弗力克·霍尔巴拉的丑角怪相，他的笑話是隨便从袖口抖出来的，就是这样他們四个人挤在一堆。叶德拉什科裝作沒有听見捷弗力克的笑話的样子，轉身向維克多說：“事情沒有成功嗎？”

“沒有。”

“你要把事情搞好嗎？你是我們党小組的組織者啊。你肯做点事嗎？”

維克多眨一眨他的眼睛。叶德拉什科咬着他那三角形的小鬍子，用冰冷的声音再逼他：“你肯做点事嗎？”

“好吧。我要把这件事通过党、通过勃尔佐查同志来解决。”

“巴尔干号特別快車”在鋼軌上面响，轉到了岔道上面，沿着

白色的、砌上磚壁的平台飛馳過去。大盞的电燈緊貼着車頂平靜地溜過。牆壁有時是那麼貼近，不小心伸出去的胳膊很有刮掉一層皮的可能。有些聲音從最近的一節車傳過來。你可以聽見尖刻的阿爾柏特·魯特卡的、悠閒的菲列克·達勃羅夫斯基的、爸爸杜都力克東一句西一句插進來的說話……接着就有清涼的、純潔的空氣像水一樣向他們頭上湧過來。他們是在矿井底下。

當他們在升降機的鈴聲和呼嘯聲中等候輪到他們的時候，捷弗力克繞着那個呆立在那里的叶德拉斯科輕輕地轉圈子，並且找他拉話：“要我給你講一段有趣的故事嗎？在意大利這樣的一所房屋裏面是怎樣的呢？你簡直要笑破肚皮。”

叶德拉斯科從高處向他望下來，連眼睫毛也不動一下。捷弗力克把兩只手指圈起來，接着便把大拇指插進去，一上一下地移動着。有些人看見這個動作都發笑。捷弗力克忽然間轉身對着叶德拉斯科說：“你知道嗎，我又沒有地方住了，守着整千雙裝滿水的膠套鞋。這是霍爾巴拉的命運，不是嗎？”

“他們把你攆出來了嗎？”

“是的。我本來住在布德里那個兩只眼睛不同樣子的老頭子家裏。他把我轟出來，因為他認為我和他的老婆睡過覺。”

“那你沒有呢？”

“一共三次！可是就為這個緣故立刻把人從家裏轟出來……”

叶德拉斯科向升降機走過去。半路上他轉身告訴捷弗力克：“晚上把你的破行李帶到我們家裏來吧。妹妹正月間就走了，你可以搬進來。”

也不等候回答，他把擠向前面的克略格爾滿不在乎地推向一邊，自己上了升降機。克略格爾和捷弗力克在他後面上去，跟